



不灭的历史(丛书)

一九三二年

不灭的历史(丛书)

一九三二年

朝鲜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

四·一五文学创作团

朝鲜·外国文出版社·平壤



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官金日成同志

一阵枪声。

一男睁圆了眼睛，伸长脖子朝大路望了一下。这时又是一阵枪声。枪声震动了整个山谷。

“看，那不是日本鬼子吗？”

三个十岁左右的孩子，丢下打嘎儿的游戏，飞快地爬上了小酒铺前院的白杨树，一男爬得最高。

“铁男，那条大道上又来了一队。”

一男慌忙跳到地上，拾起掉下的胶鞋，朝着一条小巷撒腿就跑。别的孩子也都跟着跑了。

随着噼噼啪啪的枪声，洋铁屋顶上打出了好多窟窿，土墙上噗噗地飞起了尘土。

有三百多户人家的大沟庄，一转眼的功夫就被搅翻了，到处响起了呼救的喊声。

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

前额微微突出，眼睛溜圆的一男，紧握着一双小拳头，慌慌张张地跑到了堤坝上。他忽然想起了爸爸还在地里，就站住不动了。

他踌躇了一会儿，就拐过铁匠铺，朝着地头上的小道跑。这

时候，迎面跑来一个人，用沙哑的大嗓门喊：

“快跑，鬼子来‘讨伐’了！”这个人是刚才一起玩打嘎儿的铁男的大哥李铁军。

“一男，快跑，往山上跑！”

李铁军用手指着大山，一阵风似地朝村里跑去。

“那儿也有鬼子！”

不知李铁军听见没有，他甩着胳膊跑进村里看不见了。

一男刚要跨过大路，忽然发现黑忽忽的一长串大卡车迎面急驰而来。车上全是鬼子兵，机枪不停地喷着火舌。汽车不知有多少，沥沥拉拉一直连到远远的山后头。

一男立刻退回来，想沿着土墙绕到后巷去，正好碰上了铁男的哥哥，他抱着一个胸口淌血的老大娘，一边跑一边喊那些在胡同里慌做一团的人们快逃到山上去。

惊慌失措的人们听了他的话，才忽啦啦拥向江边，开始往山里跑。

不一会儿，山那一头也响起了枪声。

一男看着没有路可走了，就拐进有一家贴着仁丹广告的商店的胡同，想跑到村后头去。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进了大街，端着枪的鬼子兵一窝蜂似地跳下来，三五成伙地分头冲进了每条小巷。

一男一步跨过大街，爬到桥下躲在桥墩后头，睁着大眼睛察看四周，盘算着该往哪儿跑。

村里早已火光冲天，刚才跟铁男和昌淳一块打嘎儿的小胡同，也升起了浓浓的黑烟。被春风吹得干干的草屋顶，烧得呼呼直响。

在烟火弥漫的院子和胡同里，穿黄军装的鬼子兵，提着煤油

桶，挥舞着火把，象饿狼似地狂噪着到处放火。

大火迅速蔓延全村。

对刚过十岁的一男来说，这幅惨景实在是太吓人了，他还无法理解这是怎么回事。今天他还是第一次看见日本鬼子。他虽然常常听姐姐和铁男的哥哥以及儿童团的闵老师说，日本鬼子是天下最坏的魔鬼，但他还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些魔鬼就这样突然闯进来随便杀人放火。

他两手捂着脸，圆睁着吓呆了的眼睛，失神地望着燃烧的村庄。他的视线移到中庄，立时想起姐姐还在家里。他想跑回中庄去找姐姐，于是从桥底下爬出来。可是一阵响声又把他吓回去了。

只见一帮骑马的鬼子军官朝桥口涌来。一男又退到泥泞的桥下，蜷做一团等鬼子们过去。洋马从桥上得得地走过，泥土沙沙地落下来，灌到他的脖领子里。鬼子们噼哩啪啦地响着军刀从桥上走过去了，一男这才悄悄地逆着河水往前蹚，爬上了大路。

快到私立学校操场的时候，他又趴在一个沟里，只见鬼子兵正在从村子里往外拉人，已经有好几十个人被拉出来了。

“啊，铁男！”

吓得脸色煞白的铁男，拽着妈妈的胳膊，呜呜地哭着。

“妈，别去呀，妈！”

一个矮个子鬼子兵，龇着大獠牙，抬起皮靴狠狠地踢倒了铁男。

“啊！”

一男张开嘴，两手捂着胸口，浑身发抖。铁男又爬起来，扯住妈妈的裙子跟着。

“喂，铁男！”

一男几乎喊出声来，叫铁男拿石头打鬼子，可是嗓子发咽，喊不出来。

人们被拉到学校操场，一个鹰钩鼻子的日本鬼子把人们排成一行，端起枪来叫喊：

“共产党，走出来！”

人们一个个昂首挺胸，岿然不动。

“快出来！”

四五个鬼子兵跑上去拉出了十几个青年，当中还有四五个女的。

一男怕姐姐也在里头，心里万分焦急，可是仔细看了看，里头没有姐姐。

鬼子们开枪了，被拉出来的人一个个倒下去。

“这些该杀的！”

“你们这些恶鬼！”

“这些鬼子，快打死他们哪！”

铁男的妈挥着拳头痛骂日本鬼子。

就在这时候，突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青年人，大声地说：

“乡亲们！把头抬起来！鬼子们行凶，是因为他们害怕了。上个月，在安图成立了抗日游击队，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解放咱们老百姓的武装部队。鬼子们吓破了胆，才这样来行凶。大家不要低头，鬼子们灭亡的日子不远了！”

“金星将军一定会解放咱们的祖国，一定会替咱们报仇！”

他是这里的儿童团负责人闵老师。他挥着双拳，大声地说着。突然两声枪响，他那举在头上的双手放下来捂住了胸口，缓

缓地倾倒了，再也没有站起来。

人群立刻喧闹起来，齐声痛骂：

“打死日本帝国主义强盗！”

“跟鬼子拼了！”

一个鬼子骑马跑来，腰上挎着一把洋刀。他跳下马，咔咔地响着枣红色的大皮靴，走到人群的前面，叉开两腿，挂起洋刀，竖起眉毛往左右扫了一眼。

他看着这些宁死不屈、坚决反抗的朝鲜人，和相形之下显得丑陋不堪的自己手下的喽罗们，气得脸煞白，青紫色的薄嘴唇象树叶被风吹动似地颤抖了半天，才吐出一声尖厉刺耳的噪叫：

“统统杀光！”

他被自己的这声尖叫刺痛了神经，肩膀一哆嗦，左右望了一下。这一声噪叫，把鬼子兵吓得活象一群挨了鞭子的小猪崽子，哗地向四下散开。

一男一眼不眨地直盯着鬼子军官。

“统统烧光！”

整个村庄都淹没在火海里，私立学校也升起了冲天的火柱。

一男趴在沟里，肚子紧贴着地。他揉了揉烟熏的眼睛，望着燃烧的学校。

这所学校，是铁男的哥哥和闵老师以及全村人整整忙了一个春天盖起来的。一男和铁男也一块上山去运过椽子木和柳条子。

一男好象自己在挨烧，全身收缩，两手发颤。

这时候，又响起一阵急骤的枪声。侥幸逃出火海跑到江边的人们，一个个被打倒在沙滩上。

“这些吃人的恶鬼，快打死他们！该杀的恶鬼！”

在被持枪的鬼子兵围在学校操场上的人群里，铁男妈还在怒骂鬼子。

拄着洋刀的鬼子军官把手一挥，立刻有两个鬼子跑上去要把铁男妈拉出来。

铁男妈挥着拳头抵抗。人们把她围起来护着，不让鬼子们挨着她。

“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，狗杂种，敢跟我动手，狗娘养的！”

她朝一个张牙舞爪的鬼子兵当胸给了一拳。

四五个鬼子一起扑上去。人们又把她围在当中抵抗。鬼子们又开了枪，立刻有两个人倒下。

“把我放开，让我出去。为我一个人，还能让年轻人遭杀害吗！”

铁男妈拨开人群，大步走出来。铁男不在她身边，不知在哪儿藏着。

“你的儿子呢？”

一个穿西服坎肩、戴眼镜的家伙，翘起下巴走上前去问她。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日寇的狗腿子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儿子是不是共产党？”

大娘咬着渗出血丝的嘴唇，用充满仇恨的目光怒视着他。

“你生了个共产党，你也该杀！”

这话更激怒了大娘。

“我宁愿生下个共产党被打死，也决不生你这样的狗崽子。”

拄着洋刀的鬼子军官朝后面尖厉地喊了一声，两个鬼子兵跑上来抓住大娘的手臂，就要往燃烧的房子推。

“狗东西，放开！我犯了什么罪？你们这些恶鬼！”

好几个年轻人冲上去从鬼子手里把大娘夺回来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铁男挤开人群，象出膛的子弹似地扑向大娘。

“妈妈！”

“铁男！”

蜷伏在地上的一男，急得差点没有大声喊出来。

铁男刚要伸手搂住妈妈，突然一声枪响，被打倒在地上，捂住胸口打滚。

一男惊叫一声，用手捂住脸，紧紧地闭上了眼睛。

静了一会儿，人群里爆发出愤怒的呐喊，对面跟着响起了爆豆似的枪声。一男睁眼一看，人们正挥着拳头冲上去跟鬼子拼，鬼子们又对他们乱开起枪。

围在人群中的铁男妈，把倒在地上的铁男抱在怀里，一步跨到群众的前头，说：

“乡亲们，别管我，你们要活下来报仇，替我们铁男报仇！”

大娘抱着铁男，被鬼子们推进了大火。

“铁男！铁男！”

一男情不自禁地叫着，霍地站起来。忽然，哗啦一声巨响，学校的房子塌了，腾起了冲天的火柱。

一男呆呆地站了一会，蓦地想起不该这样站着，应该告诉什么人，应该找个什么人来。他看了看四周，就沿着小水沟，朝后村跑去。

锦淑家的院子里也站着被鬼子抓来的群众。一男一眼就看见姐姐贞玉也夹在里头，吓得瞪着大眼睛愣住了。

他几乎要喊着姐姐跑过去，可是跳到墙角又贴墙站住了。

突然，有谁从后面抓住他的脖领子把他悬空提起来，又狠狠地摔在地上。

“小东西，你跑？”

一个露着一颗大龅牙的鬼子，提起沉重的大皮靴照着他的脑袋、胸口和腿脚乱踢乱踹。

一男吓得脸色发紫，抱着肚子在地上翻滚。

等他恢复了知觉定神一看，鬼子们把机枪架在院子里的牛车上，正疯狂地扫射着。从村里被拉出来排在田埂上的人们，随着枪声一批批地倒下去。

田埂后的大坑已经填满了尸体。

姐姐拉着隔壁锦淑的手出现在田埂上。她好象瞥见了一男却装作没有看见。

“姐姐！”

一男大声叫着，急得直跺脚。

不知道姐姐到底看见一男没有，只是默默地望着远山，坚强地屹立着。

一个矮胖子日本兵，把乌黑的脸皮紧贴在机枪托，扣了扳机。枪一响，姐姐拉着锦淑仰脸倒下了。乌黑的枪口不断地喷着火，站在田埂上的人群霎时都向后面倒下了。

“姐姐！姐姐！”

一男喊声没落，也往前扑倒了。他觉得好象有谁从背后猛推了他一下，但听枪声，似乎自己也被打死了。

不知过了多大时候，躺在地上的一男听见了鬼子们哇啦哇啦说话的声音。

一男闭着眼睛，一动不动地躺着。过一会儿，偷偷地睁开眼

睛朝前望了一下。

他看见离他不远的地方立着一双大皮靴，一把洋刀垂下来几乎要碰到靴后跟。显然是那会儿在学校操场上看见的那个鬼子。

一男闭着眼睛躺在那儿，象死了似地屏住呼吸。

挟着大洋刀的鬼子叽哩咕噜说了一些什么，脚步声就渐渐远去了。

剩下五六个鬼子用刺刀一个一个地翻着倒在地上的尸体，检查有没有还活着的。一旦发现还没有咽气的，就朝他的胸口再打一枪，或者再刺一刀。

一男的腰上放着一只不知是谁的胳膊，头前伸着昌淳爹的大脚。锦淑的娘也倒在旁边。

现在一想，那会儿不是昌淳的爹把他踢倒了，就是锦淑的娘抱着他倒下的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一男又偷偷地睁开了眼睛。

再翻五六个尸首，就要轮到昌淳的爹，接着就要轮到自己了。

两个鬼子轮着个儿刺啊拖啊地忙了一阵，一个家伙忽然开口说：

“我说，要这么干，干一夜也干不完哪，拿脚踢踢，大概齐看看，不也就知道了吗？”

“我看也是，都死了这么老半天了。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马马虎虎看看算了！”

“要叫荒木看见……”

“哼，这荒木中佐，他那么发狠，是真见过抗日游击队怎么的？算了，先抽支烟再说，妈的！”

两个鬼子坐在碓臼上，点上烟，叽咕着。一个是矮胖子，另一个戴着眼镜。

“也许是得到什么情报了吧。听他们的口气，好象是大日本帝国的命运很不保险呢。”

“你说的是共产主义者的武装部队吧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？听说这次居然向大日本帝国宣战的抗日游击队，是个特殊的力量，跟从前的不一样呢！”

“中佐现在满嘴都是‘特殊’，什么你们这次出动是‘特殊’作战，是去消灭‘特殊’的朝鲜人，打完仗回来给‘特殊’待遇！就是这么个口气。”

“说真的，要是朝鲜抗日游击队跟咱们干起来，咱进攻大陆就要受影响啊。”

“如果光是个什么影响的问题，咱大日本皇军还不会这样象打摆子似地发高烧吧？”

“‘抗日游击队’，这个名字听着就不是滋味儿。”

“前些日子，白川大将在上海挨了一颗炸弹，你听说了吧？听说扔炸弹的也是朝鲜人，真是个好惹的民族，一个个都是那样叫你提心吊胆！”

“别说了，跟游击队比起来，那才算不得怎么可怕呢。”

“中佐大人现在大概已经干了一大杯吧？”

“那真是个好习惯。”

“怎么样，再干一会儿吧？”

两个鬼子用脚踩灭了烟头，各吐了一口唾沫。

昌淳爹的尸首先被那个戴眼镜的家伙拖走了。

接着，一男听到皮靴咔咔地又走过来，脑门子上掠过了一阵

风。他屏住气，死死地躺着纹丝不动。

“这么个小不点儿，真地也是共产党？”

“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！”

一男的屁股重重地挨了两脚大皮靴，接着，脚脖子被一只粗大的手攥住，整个身子被悬空提起来撇到了那一头，扑通一下子摔在地上，把鼻子磕得疼极了，但他强忍住了。随后，锦淑的娘被拖过来了，她的腿裆的一声被撇在一男的腰上。

太阳快要落了，院子里死一般地寂静。

小酒馆前汽车隆隆地响着，各个胡同里传来了拉马车的杂乱噪音。

鬼子们嗷嗷地喊着叫着集合了。

一男不知道自己是死了还是活着。他想，挨了一枪的大概都是这样，再过一会儿就会不喘气了，死了。当四周都已寂静无声的时候，他慢慢地动了动压在肚子下边的手指头，还好；又动了动脚指头，也没事。于是他微微抬起了头，又过了一会儿，索性欠起身来往四面看看。

鬼子都不见了。

一男腾地跳起来，爬过田埂，到尸体堆里去找姐姐，可是没有找到。

他又跨过小沟，象疯了一样朝山上跑，要去找那些躲到山里去的人。这时候从左边山梁上劈空传来了一声呼唤：“一男！”一男边跑边回头一看，是姐姐。姐姐扳着一棵棵的树，象骨碌一样朝一男飞快地跑下来。

“姐姐！”

姐弟俩在山口的地方紧紧抱住了。

“一男，你活着哪！”

姐姐象个失了魂的人，抚摸着—男的脊背，喃喃地重复着说。—男把头埋在姐姐的怀里，再也忍不住地放声大哭起来。他抽咽着说：

“姐姐，铁男给打死啦，铁男的妈也死啦，鬼子们烧死的。”

“……我也看见了。”

没想到姐姐只是小声地喃喃着，抚摸—男脊背的手却停在一个地方不动了。

—男哭了半天，姐姐的沉默使他感到意外。他惊异地仰脸一看，姐姐的眼睛闪着仇恨的光，怒视着敌人消逝的方向。

—男看到姐姐的眼神，不知不觉地脸也绷紧了。

“姐姐，”—男摇晃着姐姐，稚气地说，“我还当你挨了一枪呢。”

“胳膊受了点伤，都包好了，不要紧了。我倒是以为你死了，大哭了一场……”

姐姐跟往常一样，亲昵地说着，给—男擦掉了脸上的泥和手背上的血。然后拉着一男的手，朝乡亲们聚集的地方走去。对面山上，太阳已经落了。火烧的村庄上空，弥漫着青灰色的烟雾，处处散发着焦臭味。

通往城里的路上，鬼子们拉着很长的队伍走着。

隆隆响的汽车，拉大车的洋马，背着大包的鬼子兵，沥沥拉拉地散在大路上，很象是撒了满地的碎抹布条子。这儿那儿传来了象狼嚎一样的嗷嗷怪叫声。

鬼子兵们圆瞪着血红的眼睛，互相争夺从朝鲜人的箱柜里抢来的衣服、布匹和值钱的东西，连他们长官尖厉刺耳的叫骂也不

听，闪着鬼子们特多的近视眼镜和大龅牙，粗野地狂喊狂笑。

※

※

※

登上山顶，眼前豁然开朗。群山连成一组美丽的曲线，犹如汹涌的波涛，蜿蜒伸向遥远的天际。山野春色烂漫。落叶松林披上了淡绿的春装，峡谷里发出潺潺的流水声。

身着灰色工人服的金星同志，擦着额上的汗说：

“怎么样，太阳下山以前能越过柞木岭吗？”

他的洪亮的话音刚落，跟在后面的田广植立刻走上前来回答说：

“还要走三十里，才能到柞木岭的山脚下。”

“还有三十里，那就得走快一点喽。”

金星同志抬头望着太阳，估摸了一下时辰，换了话题说：

“通知没通知权万成同志，要他这次带着李革同志一起来？”

“已经通知了。”

“那末，权同志恐怕要晚一些才能到吧？”

“他动身的时候说过要提前赶到的。”

“是啊，权同志从来没有误过时间。”

金星同志微笑着俯望将要走的山下边的路。

田广植怕对他有妨碍，往后退了一步。

金星同志开始往山下走。

前面相隔一段距离，走着一个传令兵。

负责警卫的田广植本应该在后面拉开一段距离走，但是因为金星同志常常向他打听地方的情况，不得不紧跟着。

田广植，中等身材，浑身上下结结实实，干净利落；宽前额，叫半新不旧的便帽遮住，不怎么惹人注意，唯有高鼻梁很显眼；农民型的脸，被阳光晒得黝黑闪亮。二十多天来，他一直警卫着司令官同志在豆满江中游地区视察。

上个月的二十五日，也就是大约二十天以前，在安图成立了抗日游击队。

金星同志建立了游击队以后，立即向各地派出了政工人员，并亲自到豆满江中游延和地区，沿着河流视察了和龙和延吉，然后又到汪清地区视察了一些地方，现在正动身前往安图两江。

革命形势在急剧地变化。日本帝国主义的史无前例的野蛮“讨伐”席卷了豆满江一带。

金星同志日夜奔走，有时走在火云飘绕的草原上，有时走在丛山峻岭中，晚上又思考问题，从来没有好好地睡过一夜。三天前，他忽然指示说，要派通信员通知各地政工人员和巡视员都到两江会齐。

在吉林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随金星同志的田广植，听了这个指示，凭他独有的直感，立刻意识到金星同志已经考虑成熟了克服困难局面的办法。于是他放心地松了一口气，赶紧把通信员召集来，派到各地去了。

踏上了归途的金星同志，和往常一样，今天也是大清早就动身，现在已经走了七十多里了。一路上，他不断地打听各地的情况，还亲自到两个地方进行了了解。

“大沟庄的李铁军同志该接到通知了吧？”

默默地走在下山路上的金星同志，忽然转过身来问。

“我想他该接到了。如果顺利的话，昨天就能……”